

緒論

一直以來，以賽亞書都受到特別重視。不但由於它在舊約中所佔的篇幅較多，也是由於它在眾多舊約書卷中較常被新約聖經引用。以賽亞書論及的課題不少涉及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包括公平與公義、一神主義、終末的盼望、彌賽亞、救恩、審判、罪惡等等，這些信仰主題被新約聖經大量採用，成為建構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因此在眾多舊約書卷中，以賽亞書的地位特殊。

註釋以賽亞書的釋經書向來都不缺乏，西方學術界也對以賽亞書投入了不少的研究，無論是歷史、文化、神學及文學進路都有，可算是一部雲集眾多不同學者研究的書卷。以華文撰寫的以賽亞書釋經書也不少，那麼為何又要多寫一本呢？本釋經書與其他的有甚麼分別呢？本釋經書的特別之處，就是期望把複雜的學術論述簡化，以比較平民及精簡的方式說明以賽亞書的信息。雖然當中多少會涉及歷時性及文本背後的技术討論，但其目的並不是剖析深入的學術思辯，而是期望在當中盡可能找出神學信息與應用要點，讓一般信徒能有效地及合理地掌握經文的意思，從而對經文有進一步的掌握。這樣，本釋經書的定位並不是要提出嶄新的學術創見，或探討深奧的技术問題，這些都得交由其他釋經書及專題討論來完成，而是期望深入淺出地找出經文的神學主題及應用要點，並約略補充文本背後的場景資訊，從而讓讀者能有效地掌握經文中多層次的信息。

本釋經書的上冊主要註釋以賽亞書一至卅九章，而這篇緒論也會集中處理及導引這三十九章的經文，以及以賽亞書整體宏觀性的導引，包括會討論以賽亞書的正典地位、作者背景、成書過程及神學主題。當中也會涉及以賽亞書四十至六六章的初步討論，可是這最後二十七章的註釋將會在下冊中處理，其詳細的緒論也會在下冊中闡明。

一 以賽亞書在正典中的位置

以賽亞書在希伯來聖經或在基督教正典中，它的位置從來沒有受到挑戰。希伯來聖經正典書目主要分為三大類，即律法、先知書及聖卷，當中先知書分為前先知書及後先知書，而以賽亞書位於列王紀下（前先知書的最後一卷）之後，這個位置表明了以賽亞書的重要性，因為它是後先知書之首，放在耶利米書及以西結書的前面。基督教正典跟隨七十士譯本的書目排序，把舊約的書目分為四類，即律法書、歷史書、先知書及詩歌智慧書，而以賽亞書納入先知書的類別，與希伯來聖經一樣都是將它置於先知書的第一本。由此可見，以賽亞書在兩個正典的書目排序中都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它是眾先知書之首。

然而，巴比倫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 Baba Bathra 14b*）曾闡述拉比教導的書目，當中以賽

亞書被放在耶利米書及以西結書之後，成為第三卷的先知書。如此，拉比認為正確的書目次序是：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以賽亞書及十二小先知書。為何要把以賽亞書放在以西結書之後？拉比認為這是基於神學主題的安排：列王紀的結尾是被擄及耶路撒冷被毀，而耶利米書和應地說明被毀的信息，以西結書開始是被毀的信息，但結尾是安慰與盼望的信息，以賽亞書則接着以西結書陳明安慰與盼望的信息，所以「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以賽亞書」這個次序便展示了一種由被毀到安慰的神學鋪陳（*Baba Bathra 14b*）。這樣，拉比所理解的書目次序，是按神學主題排列的次序，並不在於反映個別先知領受啟示的歷史時序。

雖然拉比傳統以及其他中世紀的抄本未必把以賽亞書放在先知書的首位，不過其他主要的正典書目（希伯來聖經及基督教新舊約聖經）都把以賽亞書放在先知書的首位，它的地位與神學分量無容置疑。

二 以賽亞書的作者及成書

要正確了解先知書的信息，就要知道這先知所針對的歷史場景，起碼我們要明白先知所批判及宣講的對象，才能明白先知的使命與信息適切性。筆者認為先知宣講的內容並不會無的放矢，也絕不是

順口開河，他是針對歷史場景中某些獨特的社會問題及個人生命而宣講，所以若要更理想地解釋先知書，就必須說明一下先知書作者所身處的時代與場景。

可是，以賽亞書的作者場景及成書過程比其他先知書更為複雜。從列王紀及歷代志的歷史記載，我們明白以賽亞先知身處南國猶大，他主要的事奉年日是處於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及希西家執政的日子（主前七四零至七零一年），這是以賽亞書一開始時已說明的（賽一1），故表面上我們難免簡單地認為以賽亞書全書都是針對這段時期而寫。然而，當我們查看以賽亞書的內容時，我們不免感到困惑，因為有一些內容是針對被擄回歸的場景而寫（主前五八六至五三八年），包括宣告耶路撒冷的刑期及罪惡赦免了的安慰話語（賽四十一1-2）、呼籲人從巴比倫出來和從迦勒底人逃脫的話語（賽四八20）、耶和華膏立波斯王塞魯士的話語（賽四五1-2；塞魯士或譯作古列、居魯士）、天啟文學的出現（賽廿四至廿七章）、重建聖殿的話語（賽六六1-2）等等，這一切的內容都未能與以賽亞先知本人所身處的時代連上關係，都是以賽亞死後所發生的事。以賽亞本人所身處的歷史場景中猶太人既然還未被擄巴比倫，又何來呼籲他們離開巴比倫呢？更何況當時的巴比倫還未完全控制亞述帝國呢！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以賽亞書並非只是來自以賽亞先知一人的手筆，它有可能經過數位身處不同年代的作者編寫而成。

早在一七八一年，德國學者杜特蘭（J. C. Döderlein）已提出以賽亞書並非完全來自以賽亞本人手筆。直到一八九二年，杜姆（Bernhard Duhm）出版了他的《以賽亞書的翻譯與註釋》（*Das*

Buch Jesaja übersetzt und erklärt)，首次有系統地指出以賽亞書的作者可分為三個不同時空年代，分別是第一以賽亞 (Proto-Isaiah)、第二以賽亞 (Deutero-Isaiah) 及第三以賽亞 (Trito-Isaiah)。第一以賽亞所涉及的經文是一至卅九章，第二以賽亞是四十至五十五章，第三以賽亞是五六至六六章。杜姆認為第一以賽亞應該來自被擄前的場景，當中涉及到以賽亞本人所面對的時代，例如以賽亞書七至八章針對亞哈斯年代，廿八至三十章針對希西家年代，其他部分卻有可能並非出自以賽亞本人的手筆，當中包括列國的審判 (賽十三至廿三章)、天啟文學的部分 (賽廿四至廿七章) 等等，而第二以賽亞則來自被擄末期及回歸初期的場景，第三以賽亞便是出自第二聖殿年代。杜姆進一步認為，這三部分的以賽亞書被後來的人放在一起而沒有經過明顯的編輯整合，這是因為當中不同的細小部分都只是並列一起，而只見到很少編輯過的痕跡。因此根據杜姆的說法，以賽亞書其實是由三本不同年代作者所寫成的書集合並列而成，這三本書之間甚少或沒有任何明顯的編輯整合。

自杜姆發表了他的說法之後，學術界都對他的理論進行批判、補充、修改或重寫。有些學者跟隨了杜姆的理論，並細分不同年代的作者及編輯者，也有學者認為第一、第二及第三以賽亞之間的關係是師傅與門徒的關係，把以賽亞本人的信息一代又一代地傳遞下去 (Mowinckel 1946, 67-70; Margoliouth 1910; Jones 1955)。另外有些學者力證以賽亞書的一致性 (Clements 1982; Ackroyd 1982)，也有學者有興趣更多研究以賽亞書的編輯歷史 (Williamson 1994; Steck 1985)，以及其在正典的位置如何影響此書的詮釋 (Childs 1979) 等等。屬一個極端的學者堅持認為以賽亞書全部六十

六章都是由以賽亞本人所寫，它的一致性建立在一個作者的基礎上，而相反屬另一個極端的學者則認為以賽亞書是由處身於多個時代的多名作者所寫，第一、第二及第三以賽亞之間沒有任何編輯整合，它們只是並列一起而已，所以缺乏任何的一致性。然而，在整個討論中，我們明白不同學者對於「一致性」(unity)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有人認為一致性等於由一位作者所寫，也有人認為一致性等於成為一本書，更有人認為就算以賽亞書由多於一位作者所寫，它也可以存在一致性，這樣的一致性可以以是神學主題的一致，或編修手法的一致等等。

在此不得不提威廉遜(Hugh Williamson)於一九九四年發表的《那本稱為以賽亞的書：第二以賽亞在撰寫及編修上的角色》(*The Book Called Isaiah: Deutero-Isaiah's Role in Composition and Redaction*)，他對以賽亞書成書及作者的研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威廉遜就詳細的希伯來文用字及其有關的神學主題進行分析，指出第二以賽亞的神學主題及內容深受先知以賽亞本人的影響(特別是以前以賽亞書六章的主題)，並指出第二以賽亞所宣講的東西，被理解為以賽亞先知在先前所封存而直到他死後才得到實現的東西。第二以賽亞編修了第一以賽亞及以賽亞先知的信息，好使以賽亞書能在神學主題上一致，這一來說明以賽亞書是由多位不同時代的作者所寫，但卻同時說明以賽亞書是一本書而不是三本書，擁有一致的神學主題及編修取向。此外，第二以賽亞傳承了以賽亞先知的傳統，並為他發展出來，這說法吸納了師傅與門徒的傳承，但又不一定認同師傅學派(school)的存在。因此，威廉遜以堅實的理由，說明以賽亞書深受以前以賽亞書六章的神學主題影響，在認同多位作者

(被擄前的第一以賽亞、被擄後期的第二以賽亞、回歸之後的第三以賽亞)、多個歷史場景及編修導的前提下，以賽亞書仍然是一部有一致神學取向的先知書。

相信有不少人認為當我們接納以賽亞書由最少三位不同時代的作者所寫成時，便等於否定先知預言的能力，有人或會認為這便等於說明所有預言的應驗都是「馬後炮」，亦即是說後期的作者等侍事情出現後，才創造涉及這事情的所謂預言。然而，筆者在此必須指出認同第一、第二及第三以賽亞的學說，並不等於否定先知預言的元素，巴頓 (John Barton) 在他對第一以賽亞的導引中，列出以賽亞書五類的預言 (Barton 1995, 66)：

1. 對未來猶大國將要遭遇災難的預言。(賽二 6 21, 三 1 5、6 8、13 17, 三 24 4、5 1 7、8 30, 六 9 13, 七 17、18 25, 八 5 8、11 15、21 22, 十 1 4、22 23、28 34, 十八 1 6, 二十一 6, 廿二 1 8, 廿二 12 14, 廿八 1 22, 廿九 1 4、13 17, 三十一 1 3)
2. 對未來要經驗的拯救之預言。(賽七 10 15, 八 1 4、9 10, 九 8 12, 十 24 27 上, 十七 1 6, 廿九 5 8, 三十 29 33, 卅一 4 9, 卅七 6 7、22 35)
3. 對未來要經驗之有條件性的拯救之預言。(賽一 10 17、18 20, 七 7 9, 三十五)
4. 對未來在被毀之後所預言的重建與恢復，或災難所達到的潔淨國家功能，或餘民在被毀後的回歸之預言。(賽一 24 27, 四 2 4, 十 5 19、20 21, 三十八、19 26)

5. 對遙遠的未來之預言。(賽二 2 5 4, 9 1、2 5 7, 十一 1 5 9、10、11、12 5 16)

由以上巴頓所列出的五類預言可見，第一以賽亞內容中絕對含有預言的成分，我們不需要因為贊同第一、第二及第三以賽亞的學說而否定預言的真實。此外，當我們看這五類預言時，便明白先知所發出的預言對當時被擄前的猶大人所身處的場景有適切性（頭四類），預言的內容包括了對猶大的警告，以及對被毀後的拯救，這些都對親身聽到先知預言的人具有意義。第五類的預言比較遙遠，內容也比較離開歷史場景，主要涉及終末錫安及彌賽亞盼望的內容。因此，認同第一、第二及第三以賽亞的學說，並不等於放棄先知預言的真實。

本釋經書上冊主要集中解釋以賽亞書一至卅九章的經文，亦即是第一以賽亞的內容，所涉及的歷史場景主要是被擄前猶大國的場景，並鎖定在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及希西家年代所發生的事。然而，當中有不少篇幅是第二以賽亞所加上的編修內容，也有引用其他的神諭，但絕大部分關乎亞哈斯及希西家場景的內容，相信都是來自以賽亞本人的手筆。

三 第一以賽亞的歷史場景

第一以賽亞（賽一至卅九章）的歷史場景是被擄前的猶大國，處於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及希西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初版

中文聖經註釋 第十八卷

以賽亞書（上冊）

作者：高銘

總編輯：周聯華

舊約編輯：周永健

執行編輯：翁錕

發行人：翁錕

出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二六六七 八〇三二

傳真：二七三九 六〇三〇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

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二六九七 〇二八六

傳真：二六九四 七七六〇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者：陽光（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Chinese Bible Commentary Vol. 18

ISAIAH (I)

Author : Ko Ming Him

General Editor : Chow Lien Hwa

Old Testament Editor : Chow Wing Kin

Managing Editor : Yung Chuen Hung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 November 2020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3318 1.5m240 ISBN 978-962-294-899-0 封面設計：許朝英